朝花夕拾

一个人的学校

◎常红梅

“今天，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带大家认识一位来自山坳里的园丁……”那天早晨，父亲和他“山坳”里的同事们一起围着一台破旧的收音机，凝神静听。那天是1994年9月10日教师节，父亲的名字第一次被广播，他的故事被“传颂”，坐在收音机前的父亲，激动而又羞涩。

“最苦的日子其实已经过去了……”父亲说。父亲说的“最苦的日子”，就是他最初一个人守着这所学校的日子。

父亲17岁初中毕业后就回乡了。那时候，他做梦都想继续读书，可家里实在太穷，初中三年在城里求学，他是靠门卫大爷从学生食堂要来的面汤泡些从家里带来的快发霉的干粮维持下来的。带着一个农村青年破碎的梦，父亲一头扎进了也许本该就属于他的黄土地。可没想到，那年村上唯一的公办教师调回城里了，在那个没有“文化人”的乡村，父亲竟成了最好人选，回乡不久就被村主任叫到学校当了山坳里的代课教师。学校地点在几个村庄包围的山旮旯里，38个学生，一个老师，美其名曰复式教学。

学校教室是一大间破旧的土房，一年级到四年级学生坐在一起，桌子是用泥巴垒起来的“土台台”，凳子是学生从家里带来的高低不等的小方凳。一堂课里，父亲给一年级学生上完课，布置了作业，又开始给二、三年级学生上课，直到四个年级上完才算结束。父亲很知足，他那些年的书没白读。由于晚上要备课和给学生批改作业，父亲平时很少回家。他工作和生活的全部空间几乎都在那个校园里。

除过上课外，父亲的生活需要自理。他的办公室兼宿舍和灶房就是教室隔壁的一个土房子。房子有土锅灶，也有炕。锅灶和炕是连在一起的，夜深人静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就着煤油灯备课和批改作业了。

父亲很珍惜眼前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曾一度骄傲地认为，自己拥有的不就是人们常说的“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吗？面对生活的“馈赠”，他还有什么不满意呢？那时候，学校是家，家也是学校。白天是一个教师和38个学生的家，晚上是他——这所学校唯一老师的“家”。

“家”的忙碌是从早晨天蒙蒙亮就开始的。为解决吃水问题，父亲要去约二里外的深水沟挑水。凌晨5点多父亲就出发了，出发时空着桶又走下坡路，自然舒坦些；回来时就困难多了，一担水把肩膀压得生疼不说，上坡路就不敢歇息，一旦歇下来水至少会洒出去一半或者会和桶一起滚到沟底。一口气走完近半个小时的上坡路，上到平地时已是气喘吁吁，那刚从学校毕业还未经生活磨砺的肩膀先是渗出了血后是磨出了茧。挑水回去后，父亲才开始生火做饭。不是面糊糊就是苞谷糁，就着家里带来的干粮。

下午6点放学后，学生们鸟儿般散去。校园一下子就空了，空得只剩下父亲和他的土坯学校。可父亲没有时间去做任何对现实的感慨，他得赶紧拿起镰刀和绳索上山去割柴，大多是坡上的蒿草或者酸枣树，那些都是他做饭的柴火。要是夏天还好些，可到了冬天，放学的时候，天已经麻麻黑了，送走最后一个学生，父亲就出发了，路边的蒿草已经很少了，脚下常常打滑，割破手那是常有的事。乡村的夜是那种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父亲背着他的柴火，是借着不远处乡村的灯火回到“家”的，那些灯火总会给他以温暖的感觉。

一个人守着一群孩子，守着一所学校，父亲一生中长达43年的教学工作从这里拉开了序幕，艰难而又孤单，忙碌而又充实。可也就是这样的生活，给了一个青年最坚韧的磨砺，在这所破旧的乡村学校里，在夜晚昏暗的煤油灯下，父亲不仅备课、批改作业，还“进修”完中专所有课程；不仅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还为村上16岁以下的少年儿童开了“扫盲班”，让乡村罕有的“文化之流”得以传承并绵延。

后来，学校的老师多了，学生也多了，第二个老师来时，父亲身边已有83名学生。学校越来越大，几年后，已成了当地有名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学校。可父亲还是常常想起他一个人与一所学校的故事，他把这些故事讲给新来的老师和学生，不只为忆苦思甜，更为了告诉他们：一个人、一所学校，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初心，忘记来时的路。

恩师赵青

◎姚伟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由村办初小转到邻村学校上学。学校是附近三个村子合办的，取名红联学校。上学时要翻一座小山岭，通往学校的是一条狭窄陡峭的泥泞小道，我每天往返四趟行走在这条小道上，整整走了四年。

学校虽是三个村联办的，但规模并不大，只有四间土木结构大瓦房隔成两个教室，靠崖根有五间低矮狭窄的小房子，算是老师宿办室，西头一间是老师灶房。三个村子各选派一名代课教师，文化程度都不高，赵青老师是公社选派的唯一公办教师，也是我们的第一任校长。

赵青老师五十来岁，中等个子，身材消瘦，头发已经花白，经常穿一件直贡呢对襟黑褂子，有旧时老先生的风范。我不知道公社为什么会派赵青老师来条件这么差的偏远山区学校工作。在我的印象中，很少见到赵青老师有笑容，那威严的眼神给人一种敬畏感。山里娃的野性在这里收敛了不少。

“我姓赵，百家姓里第一个姓，名青，丹青的青。我给你们带语文课。先点名认识一下……”赵青老师的第一节课就这样开场了，他开始点名，叫到一个学生名字，那个学生便答一声到。当叫到一个名字时，同时有两个学生答到，我们便笑了，赵老师凌厉的目光一扫教室，威严地说：“笑啥！谁要在课堂上捣蛋，就站到外边去！”我们便吓得不敢吭声了。当他知道这是两个重名重姓的学生后，就说以后在这两个学生名字前加村名以示区别。之后，赵老师拿起薄薄的语文书，给我们讲中国语言文字的博大精深，讲学习的重要性，还讲了怎样才能学好语文。那节课讲了好多我从没听过的知识，我觉得赵老师的学问很深，也从此深深地爱上了语文课。我的作文常常被赵老师作为范文在作文课上讲评，更受到了老师的偏爱。

我们那时的课程很少，只有语文、算术、常识、体育等几门课。教室前一小块平地算是操场，体育课就练练走步、拍拍皮球、做做广播体操。劳动课时间倒不少，老师时常带我们去给附近生产队锄地拔草，干些力所能及的生产劳动。后来在劳动课时，赵青老师和其他老师在灶房西边土塄抡起镘头挖土，我们学生每两个人抬一个襻笼往操场上抬土垫操场。一学年下来，校园里边挖出了很大一块平地，还垫平整了一块宽大的操场。到五年级暑假期间，赵老师没有休假，带领三个村子的社员在我们挖出的平地上盖起了六大间砖木结构的教室。新学期开始，我们坐在新建的教室里上课非常高兴，我也看到赵老师清瘦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笑容。

那时的学制是小学五年初中两年。我完成小学五年学业后，就要升入初中就读，公社初中离我们村子五里远，没有住宿条件，我们为走这么远的路去上初中犯愁。这时传来一个好消息，赵青校长几经努力，经公社革委会同意，将我们学校改办为初级中学。新学年开学后，新调入了几名教师，我们便继续在这里就读初中，赵老师仍旧给我们带语文课。初一学期末公社统考，我们学校考了个全公社第一名。赵老师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对我们说：“我就不信山里的娃娃笨，只要肯下功夫学，一定能有出息的！”

这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要冷些。我发现赵青老师常常将双手抄进棉袄袖筒里，抬头望着学校两边的山岭，又痴痴地环视着学校，有时上课时望着我们发呆，嘴唇嚅动着想说什么，只是将喉结动一下，那威严的眼神里竟有了透亮的东西。放寒假前的那一天，难得一见的太阳露出了笑脸，照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赵老师给我们讲了寒假应该注意的事项，布置了少量的语文作业后，深情地望着我们，捏着粉笔，缓缓转过身，在黑板上颤颤巍巍地写了几个大字“我爱我们的学校”，然后一步一步走下讲台，朝教室外面走去。

新年过后，我们兴冲冲地来到学校，得知赵青老师已经退休回家，学校来了新校长，我们也换了新的语文老师。一想到再也见不到赵青老师，我和同学们好多天都闷闷不乐。

我在红联学校上完初中，之后上了高中，毕业之后走上教育工作岗位，再也没有见到过赵青老师，但他的身影，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感怀师恩

◎万思哲

清晨，窗外的鸟儿唧唧啾啾，清脆的鸟叫声和楼下行人的嘈杂声打断了我的梦。我伸伸懒腰，揉揉惺忪的眼睛，起床洗漱，忽然脑海里浮现出初中时班主任老师的面容。

他不是在几年前就因病逝世了吗？是什么原因使我想起这位老人，我心里暗自琢磨，半晌才回过神来，哦，又一个教师节即将临近。每当这个神圣的节日到来之际，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感念起曾经的恩师。

那是1981年夏末秋初，我第一次离开母亲的怀抱，独自一人来到距离家乡三十里的中学读书，见到的第一个老师就是我们的班主任高老师，也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他高挑而偏瘦的身材，时刻挺直着，黝黑的脸庞上，一对炯炯有神的眼睛，放射出慈祥的目光。那时的我特别调皮，上课好动的毛病也带到了这个新的集体，这引起了高老师对我的注意。一次自习课上，见没有老师，我开始活跃起来，在教室过道里乱跑，还干扰其他同学学习。突然，教室里一下子静悄悄的，高老师不知何时站在我的身后，他没有出声，在那里注视着我，我吓得吐出舌头做了一个鬼脸，立即跑回座位趴在桌子上不敢抬起头来。高老师站上讲台，习惯性地两手搭在腰间，严肃地讲了班级课堂纪律，虽然没有点名批评我，可我的心却“怦、怦、怦”跳个不停，为自己的行为惭愧了好一阵子。

那时一周上六天课，星期天休息一天，高老师还要回家干农活，十分辛苦。但回到学校，他无论多累，始终对我们认真负责，精心备课，细心批改我们的作业，使我们班的语文基础提升很快，年年考试语文成绩名列年级前茅。高老师对我们像父亲一样慈祥，在生活上关心照顾，自家条件一般还不忘接济家庭困难的同学，我们都很感激他。大家之所以都喜欢他，还有一个原因，除风趣幽默外，吹拉弹唱他样样拿手，吹笛子、拉板胡、弹风琴，书法绘画也有一手，课堂上随手几笔，黑板上就呈现出生动鲜活的画面。班上的同学都很敬重他。从那时候起我喜欢上了书法、绘画，在所有带课老师的辛勤教导下，我们度过了初中三年愉快的时光。

初中毕业后，我再也没有见过高老师的面，就连他的消息也很少。每当和同学走到一起，我都会打问高老师的状况；后来在县东边工作，离县西比较远，高老师的消息就更少了，偶尔听说高老师因学历原因被调到了老家的一所小学，直到退休。前几年，碰见一个初中同学，得知高老师两年前就因病去世了，我心里一阵酸楚，眼泪一下子涌出了眼眶，不由感叹人生的苦楚和短暂，也为自己多年没有见上老师一面而遗憾！这成了我心中的一个痛，久久难以释怀，也是我时而思念高老师的一个原因吧。

我想对所有老师说，你们的辛勤栽培和教诲，使一个个目不识丁的孩子，成长为懂得做人道理的成年人；一路走来，你们所培育的学生不一定都是栋梁之材，可也算作一株株小草，给大地一抹新绿。敬爱的老师，你们在教书育人的艰辛道路上付出得太多太多，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在这里，我向所有老师深深地道一声：“老师，您辛苦了！”

人师张永常

◎周玉彩

在我的求学和教育生涯中，遇到过许许多多爱生如子的好老师。退休后的我，每当想起他们，心中仍然充满感激和敬意，张永常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张老师的教学成绩在全县中考中名列前茅，被选调到县城的红山中学。当时我在教研室，因工作关系认识了张老师，他话不多，性子直，是个把工作当命一样看的人。那时候，可供学生练习的资料书很少，每天晚上夜深人静时，他就自己刻蜡版，把选好的练习题印好，供学生在第二天课堂上练习。他讲课条理清楚，重视学生数学兴趣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不到几年，就成为全校最受学生喜欢的名师之一。他当数学教研组长时，承担的数学目标、教学实验获评省市优秀教改项目。担任政教处主任以后，他还带一个班的数学课兼班主任。校长觉得德育处的工作已经够艰辛的，想让他把教学工作停下来，他却说上课是教师的天职，不带课心里不踏实！由于工作出色，2000年他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2005年秋季，我调到红山中学工作，对张老师的“严”有了更多的了解。那时他已担任学校党支部书记，分管德育工作。他身体瘦弱，不苟言笑，每天学生到校、放学的时候，他总是提前站在校门口，顽劣学生敬畏他，见了他都绕着走。他的口头禅是思想工作要做到学生心里，安全隐患要消灭在萌芽中。课间，他常在校园的角角落落巡查，他说，学生捣蛋往往就在这些地方。每一周，他都要从班主任那里了解学生情况，对全校学生的思想动态了然于胸。

张老师外表严肃，但心比谁都软，是真正的有着仁者之心的老师。他曾对我说：“农村人苦啊！娃娃能考个中专甚至能考个大学很不容易！家长把娃娃送给咱，等于把全家人的希望交给了咱们，咱们再辛苦也是值得的！”

我从老师们嘴里听到很多他的故事。地处深山区的庙岭村一个学生住校，家庭特别困难，眼看着生活难以维持，要辍学，他毫不犹豫地拿自己的工资给这个娃娃垫付学费。有个姓李的学生，平时学得很好，中考意外落榜，心灰意冷地跟着父亲回到山里，张老师冒着酷暑一路跋涉找到了这父子俩，动员娃娃回校复习。第二年，这个学生考上了农校。对违纪的学生，他批评得特别严厉，但处理却很有分寸，也很有智慧。有个学生偷了同学的手机，被张老师发现，对其教育后，张老师在学校广播中发出通知，说有学生捡到手机，请失主来认领。他对我说：“如果把学生中早恋、小偷小摸这些问题处理不好，不但会给学生带来一辈子的影响，闹不好会出大事。”

我和张老师共事六年，他分担了许多我该承担的责任。每次学校遇到棘手难处理的事，他总是说：“我先去接触，实在处理不了你再上手，要不就没退路了。”有这样一位善解人意的搭档，我轻松了许多。2010年，组织安排他离岗，因学校修建任务大，我挽留他再干一年，他爽快地说：“行啊！我在红山工作三十多年，这是最后一次给学校出力的机会了！”整整一年，学校没给他一分钱的额外报酬，他却尽心尽力，无怨无悔。

张老师赢得了学生的爱戴。前些年每到教师节，他教过的不少学生都要跟他聚聚。最让人感动的是，2015年，张老师教过的红山中学八五届两个班的学生在离校三十年后，集资在校园里立了一块文化石，上面刻着“寸草春晖”四个大字。我感慨万千，觉得这是对张老师从教生涯的最高褒奖。

遇到张永常这样的老师，哪个学生和同人会忘记呢？

师魂赞

——为张桂梅老师而作

■宋鸿格

精神血脉，文明传承，自古到今，唯有圣人；
三尺讲台，启智众生，校园净土，铸魂培根。
授业解惑，课堂神圣，潜心教书，润物无声；
授之以渔，改变命运，爱心普照，温暖寒门。
苦累清贫，疾病缠身，丧葬预支，不留分文；
严厉刻薄，无人能忍，以身作则，心热面冷。
孱弱身躯，志如高峰，只行善事，莫问前程；
红歌明志，红色铸魂，誓言铿锵，提振精神。
不忘初心，不负此生，吐丝成灰，感动凡尘；
桃李成林，学业有成，报效国家，人人感恩。
为国育才，为党育人，华坪女高，如同明灯；
没有收费，不用培训，捍卫纯净，守护忠诚。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民族未来，教师为根；
德高为师，行端身正，奉献教育，以文化人。
桂树飘香，治愚治穷，梅花傲雪，铁骨铮铮；
一身正气，铸就师魂，桂香梅红，教坛女神。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zksw@163.com